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六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世高祖孫子在三十二年壽五十二

折封德彝論
文武

定律令

戴胄諫殺日詐
者

折封德彝無奇
對

杜淹請令御史檢校
諸司

長孫順德受覬縉
帝復賜縉愧之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上古合切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照恩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斷都管切截也上猶趾諸市切足也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豈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陳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又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摘疵類盧對切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不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覬縉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

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綰？上曰：彼有人性，得綰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初，隋末喪亂，豪桀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二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鄙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及，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六月，右僕射封德彝薨，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七月，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御群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上子消幼，皇后所居房殿皆以椒塗壁，取其蕃實之義。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

好信任諸胡而踈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以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十月遣負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躰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未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姬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來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悞諫自賢悞彌力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方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

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
出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隋世選人

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
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

負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符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
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

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
不在負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摠六百四十三員 隋秘書監晉

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
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卽令裴仁

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
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

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
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
嘗使預議 初突厥既疆敕勒諸部分散 救畜力切其先匈奴也

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薛延陀以下十五部摠謂鐵勒也 有薛延陀迴紇都播利幹多濫
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霄等十五部皆

居磧北 上七迹切 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為最疆西
突厥曷薩那可汗方疆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

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為可汗薛延陀乙失鉢為小可汗其後
諸部落往往附頡利可汗及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

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大破之追
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

不能制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
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

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
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

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正月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

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以為

開府儀同三司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

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

信朱异羊車切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

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

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

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

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

興亡繫頴之存沒朕雖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

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收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

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關內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三月詔以去歲

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兩民大悅四月

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安令所在官司收瘞並剔切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徧奚霫等

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豈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自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竹仲切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

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
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
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
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
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
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
韶夏護武之音韶市招切舜禹樂名護胡故切又戶郭切湯武樂名具存於世苟其餘不
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
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
斲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
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
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
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
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
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
乎拳其身切石小如拳也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
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
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日誦堯舜之言
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
師也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
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
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上曰朕每臨朝
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
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
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
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

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二年九月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上曰：比見羣臣

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

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常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

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

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空皆出之，任求伉儷。上曰：上口恨勿也。下力計勿

耦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

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遂修鄣塞乎？以前司農卿

竇靜為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

所用哉？元楷大慙。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

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

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

之？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

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

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
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

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卿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
殺之以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

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化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
移上亦為之霽威上子計切漢書魏相為霽威嚴注霽止也又音限齊之齊嘗謁告上冢還言

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
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鷄笑切自臂之望

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上嘗問居與侍
中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以謀

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
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相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

善善而不能用人然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
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上使

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尺稱上責之温彦博王

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
上怒曰朕真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

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
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

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
不盡言也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

疏所據切條陳以揚之屏滿丁切三禮圖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
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

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
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

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正月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坐免官遣還
鄉里上數之曰計功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息澤為羣臣第一武德

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家遂
歸會山羌作亂或言劫寂為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
聞寂帥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以房玄齡為
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
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
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開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
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
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擇格於物而無所容授也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
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
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
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
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
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
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
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
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
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
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在平人在仁疑切博州縣名在山之平
地者武德四年析聊城置太宗復
聯城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
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
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
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
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薛延陀毗伽可
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代州都
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有六 云云上乃命兵部尚書李靖
為行軍撫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 十一月上遣使至涼州都督

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狩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雪除也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上古委切詳也中書侍郎

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王會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

為王會篇今萬國系朝

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

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怕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身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汙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乃徙牙於磧口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遣執失思力執失虜復姓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與李世勣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渡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乘露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虜眾逐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斤地自陰山北至

大漠露布以聞後魏每戰刻欲天下聞知乃書帛於漆竿上名為露布三月四夷君長詣

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初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携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至俘頡利送京師漠南之地遂空蔡成公杜如晦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漢高祖擊匈奴至平城上白登匈奴不能報圍之也白登平城旁之地若丘陵也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

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空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實靜以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其其權弱。執分易為羈制。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敵。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以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

介意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
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
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
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
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
洛陽凡隋氏官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
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
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
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
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
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
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
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又蘇昆切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
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在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
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
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賞之百官使
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孰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
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
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上於何切若子唯之不盡與阿言阿曲順從也
己意 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
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
竟不問瑀此由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
朝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
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
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
也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獲今又供億上居容

力切左氏不能供億供給億安也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

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

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八月詔以常服

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

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

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恂音荀恂恂誠謹貌也思結部落飢貧

徙居之代州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

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

實焉上讀明堂鉞文書云人五藏之系胡計切咸附於背詔曰

自今毋得笞囚背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

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怛音高昌國之臣往迎

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

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

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

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

行上遽令止之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

論玄齡以下卿空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

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

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

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上克角切言其論堅不可

破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

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

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

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上堅堯切薄也下五禾切謬也故秦任法

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

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

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

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
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
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
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
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
委之臣下。又云空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
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
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
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
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
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
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

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

用

冠古亂切冠者嘉禮之重謂加元服也

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空

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

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

失也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

五月有司奏允得男女八萬口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

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

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

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

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

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

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

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執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

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

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

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雕弊

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

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

大匠竇璉修洛陽宮璉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璉

官 初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

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

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

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柝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

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

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

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後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修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古苦寒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孰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上直列切去也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啖杜覽切亦作啗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求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常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正月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
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
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
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
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
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
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
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
且陛下封禪勦國威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自今伊洛以東至于
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
賞賚不貲即移切不少也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
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
幸九成宮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
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
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
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
膳上戰切美食物膳視膳謂在視其寒煖之節然後進也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
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
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温清七正切寒也禮記冬温而夏之清言定其牀衽温涼之節也之
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
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斛斯姓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受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
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之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
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
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
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

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空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四月，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陟隆切安避辰日遂哭之。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上文甫切，斌亦媚也。亦作嫵。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佾音逸，列也。八人為一佾，唐功成善慶樂以童子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陣直刃切，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主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

道宗曰幾少上不憚而罷憚夷益切悅也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

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

法乃知韓彭趙醢上臻魚切下呼在切周禮注非高祖之罪也國

家網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問切扶不可數得勉自修飭勸畜力切

也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側立切自斂藏也突厥頡利可汗

鬱鬱不得志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瘠上力迫切下步拜切病也上見而

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辭

不願往以為右衛大將軍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上多曩切善言也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

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

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

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上五故切逆也此其所以

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

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

乃危亡之端也昔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

輩所親見也公輩常空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閔龍逢

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

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

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

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上言七德形容聖功有所

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

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

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

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或讀曰俯見九功舞則諦觀之諦丁

也審三月直太史李淳風奏靈臺候儀一作儀以推候天地也浮圖

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制度踈略但有赤道請更造

渾天黃道儀許之。去歲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佛意觸忌佛符勿切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之褒善良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吐谷渾可汗伏允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伏允終無悛心上且緣切止也十一月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

聞之請行上大悅上二月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
疾君集高軌生等并突厥契苾之衆擊之明年靖遂平吐谷渾詔
復其國以慕容順為甘豆可汗吐蕃贊普弄贊遣使入貢

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上但含切言漸吞它

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

王族皆曰尚奔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往慰撫之帝

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胡瓜切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

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處上表諫帝聞之大譴手詔深自克責命

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

亦表言初無昏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

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

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中牟丞皇甫德

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

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

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

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

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佗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

容非曩時之豁如上胡活切豁然開大之貌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

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不保清白今

倉廩浸實空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

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各拜紊亂昭穆上昭穆切

為穆昭明也穆欽也空訓之以禮善奏上善之

九年正月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空分九等上謂魏徵曰齊

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

肉饑很咸切饑也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

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四月庚子上皇崩群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上不許詔太

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六月己丑群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

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

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

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非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岷州都督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

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

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

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

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

戚不得妄見也 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為

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以光祿大夫蕭瑀為

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

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

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

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

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鄉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十年正月上始親聽政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

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耳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

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

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裨補也上或以非罪譴怒

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由理由是宮

壺之中壺苦本切 宮中道刑無枉濫疾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

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

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及疾篤與上訣

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

祕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上居牙 切下音

乎。度。蓋也。尊者其簡中白。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

皮之至薄者。喻附著也。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立龍。勞費天下。仍願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

泉。誠無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

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

百世。朕非不知天帝。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

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上謂羣臣曰。朕

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

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

文士。及分統士眾。出肅章門。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

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

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上念后不

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執示之曰。

臣昏眊不能見。眊莫報切。目少精也。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

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

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

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

諸公匡其不逮耳。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

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

頓躡。步利切。踏也。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

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

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

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陛下所

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

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

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鄙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

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

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

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若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相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相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

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丘於切墟陛下

撥亂反正空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

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

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未愜切

今定律相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

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

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繁去盡變重為輕者

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又定枷杻鉗鎖上其庶切鐵有所結

也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

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無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奠堂練

丁釋菜與幣所以禮先王先師也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上傍佩切從祀房玄齡等建

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上幸顯仁宮官吏以闕

儲侍文禮切意猶蓄積也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

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

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効之乎

上譴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

儻舍而宿儻即就切債也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三月上宴洛

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死結怨於民今悉

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

可不戒哉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

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

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坐令

公主執笄笄美切替也行盟饋之禮盟古玩切左氏傳奉一也沃盥下巨

中饋與順而已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

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

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

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

興善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上一入切遇亦作抑

逆樂則思樽節上子本切禮記君子恭謹樽節樽猶適也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

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

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

體以代百司之任哉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

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遣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

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

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

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

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

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嗚呼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右僕射溫彥博薨，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速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詔荊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又以功臣長

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辨況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于孫資，資明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上胡田切，韓子西門豹性急，佩弦以自緩，董安于性自急也。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纒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直諫。八月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纒二十餘年，皆無息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

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邇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旦不顯，昧莫佩切，昧旦不顯，謂於昧旦未明之間，已大明其德言勤也。書昧爽不顯，坐以待旦。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十月，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上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豕，豕也。計有豕突前及馬銜，切殺也。鄧鞞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

此二字
矣故云
宗仁昭
不可過
可西京
宗世充

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故荊州都督武士彠贊紳切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

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僕射謂之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

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孽子也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

珪奏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茶符分切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

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它族欲與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

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上博古切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

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

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仕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印然

印五剛切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販方願切鬻余六切依託富貴弃

廉志恥不知世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

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

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氏

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

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

倒都皓切，紂之。

史仍訪其子孫以聞。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

曰：朕之辭，今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

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

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

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

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

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

來服。若其不遠，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

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

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

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

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

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

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

上於避切，恨也。

雖以臣言而罷

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五月，弘文館學

士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

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初，上遣使者馮德遐

撫慰吐蕃，吐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

遂帥眾二十餘萬進攻松州。上命侯君集執失思力牛進達、劉簡

替步騎五萬擊之。九月，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吐蕃懼

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

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用力而後，臣之創業難

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

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十一月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

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韉則前切馬鞍具凡遊幸則從焉以給事中馬周為中

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

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切僕射參摠百揆又曰端右端揆之司謂僕射也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

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

其有讓玄齡以度支上徒各切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禮部尚書王珪薨珪性寬裕自

奉養甚薄於今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二月以尉遲敬德為

鄜州都督鄜切芳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鏑丁歷切箭鏃

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瘻上蒲官切癩瘻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

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上乃止尚書奏近世

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

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

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

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

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

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章樂厲乙滅切左氏傳晉士鞅曰

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

息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

謂空賦以茅土上護交切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壽

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兩漢罷

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

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長致

成勦絕之禍勦音子六切又子小切書天用良可哀愍願停渙汗

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

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

地以封功臣古今通議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

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世封刺史 四月

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

郎將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伏於宮外遂犯行宮踰四重

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

退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

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

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

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

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

十斤殿馬二匹 六月詔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

其舊部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

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博蓋切狼似犬銳頭白頰

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詔以身體發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

傳奕 僧呪術邦不
牙而作

者或自毀耳目今有犯先答四十然後依法 是歲天下州府凡
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傳奕精究術數之書
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
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
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
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
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卧疾謂其子曰吾
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羚羊盧經切爾
與鞞同郭璞注云麋似羊而大角圓銳本草羚羊有神動汝往試焉
夜宿以角掛木不著地角有節如人手拍握痕至堅動汝往試焉
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
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
行於世

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
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
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
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并講筵者至八千餘
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
正義令學者習之 三月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

於北海南鄰韃韃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譯夷益切說文傳四
叙譯其詞語度此三
重之國乃至於此也上以其使者余志志師為騎都尉高昌王

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上下書切責遣侯君集薛萬徹將兵擊
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
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
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盛立君集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
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窮蹙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
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

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空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通還切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而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十一月上祀南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為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尚書右丞章綽句司農木撞價貴於民間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撞貴所以私撞賤向使官撞賤私撞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章綽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

韓擒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黃石公軍執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上乃釋之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惑自疑心懷苟且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上納之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更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正月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

贊普大喜見道宗蓋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

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判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為確論上拍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

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所追切說文秦名屋椽齊魯謂之椽用謂擬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怕其德勞擾

實多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

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還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

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執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瘵側界切病也上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一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譙其為長城豈不壯哉乃以世勣為兵部尚書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閑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